

Zu tou qu qiang


Zutouquqiang

献给青年朋友们

去偷、去抢



限制了自由的工作，
再美丽他们也不做，
他们嘲笑中产阶级，蔑视“成功人士”，
没头苍蝇似的为名利奔波，
“去他妈的白领”！

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

陈希我等著



Xianggeiqingnianpengyoumen

献给青年朋友们

去偷、去抢

陈希我等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/去偷、去抢/陈希我等著.

- 北京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0,12

ISBN 7-5387-1850-8/I·1595

I. 网… II. ①去… ②陈… III. 文学-小说集-当代-中国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7285 号

去偷、去抢

责任编辑:李至高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 5638648)

发行: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: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:30 千字

印张:11

版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2000 册

书号:ISBN 7-5387-1850-8/I·1595

定价:18.00 元

目 录

- 1/ 去偷、去抢 / 陈希我
- 20/ 活得像个人样 / 涅 磐
- 47/ 北京的独身男人 / 陈 薇
- 299/ 选择题 / 何 从
- 317/ 女人香 / 文 少

陈希我

去偷、去抢

去偷、去抢

一

他们来时我刚丢了工作。我又丢了工作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总丢工作，莫名其妙就丢。我干得好好的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踏踏实实，尽职尽责。唯有一次，老板叫擦遥感玻璃门，我擦擦擦，以为擦好了，结果老板在门前一踏，门一开，玻璃上却现出了污迹来。结果就丢了工作。这次又叫擦玻璃门，我就擦了又擦，擦了又擦，擦好，还自己先上去一踏，门咣地一开，亮如平湖。可还是丢了工作。

“不是你不好。”老板说。

不是我不好。不关玻璃门的事。世界像个大彩场，中不中彩，他妈天知道！我就回家倒头睡觉。我一觉睡到天大亮，被咚咚敲门声敲醒。我其实是被我妈敲门声给惊醒的。我还跟我爹我妈一块住，或者说，我还住在他们家里。糟糕的就是我还住在他们家里。他们一见我没起来，就马上反应，我又丢工作了！就

慌。“起床来！起床来！”我爹就憋过去一样地狠咳。好像我已经死在了床上，起床才表示我活着，好像我一起床就有希望起来，就会有工作。中奖率越来越低，可越低，人们中奖欲却越强。“瞧着三十到眼前了，你怎么办！”他们叫。

其实我才二十五岁，他们急，就危言耸听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去偷，去抢。”

我应。他们就不吭气了。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其实他们都是规矩人，一辈子无产阶级。过去在学校念政治，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，我总觉得我爹我妈不像，其实这才叫无产阶级。无产阶级最规矩，穷得没饭吃了，也不会去抢，倒是那些去抢的并没有到没饭吃的程度。他们的规矩也遗传给了我，我从来就不是坏人，对坏人坏事，我最大胆的举动就是在一旁笑。所以在学校时我总是给人猥琐的印象，到毕业，大家三三两两拍照留念的拍照留念，开派对的开派对，写赠言共勉的写赠言共勉，就是没一个跟我共勉。

我懒懒搔着挡下痒痒爬起来。这时，他们来了。

他们是我中学时的同学。一队摩托，全副武装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就到我跟前来了。几个邻居老头老太吓得直扣胸口，我这贫民窟几乎没有过马达声。来人好像全不在意，自顾拧着眉头歪歪脖子脱帽盔，甩着头发。毕业后，他们都像小鸟扑扑高飞了，只有我飞不了，还住老地方，没本事。他妈的他们怎么都那么有本事？个个摩托。送我一辆，我牌都报不起。

“靠工资，还不他妈饿——死！”他们说。

他们是来约我同学会。同学会，就是有本事同学向没本事同学炫耀的会。

“我没空……”我说。我差点要说：我要上班。

“时间你定！”可是他们说。

“我这么伟大呀？”我说。

“不是你伟大，是她。”

她？

她是我中学时的前桌，老向我借橡皮擦，一转过身来就借，一转过身来就借。我就专门买一块有香味的橡皮擦吸引她。其实她长得并不出众，很瘦，可是手臂很白很长，每次来借，总要胳膊肘大屈，折得像板夹一样。我就天天思念这板夹，把香橡皮擦放在板夹够得着的地方。可是有一次，我们都被老师叫了起来，全班大笑。

“人家现在要嫁个大款了！”他们说。

我心一个咯噔。

“那大款，还开着‘凌志’呢！听说是做房地产生意的。”一个说。

“不是，是做期货！”又一个说。

“不对不对，你们都不对！是‘保利’下面一个角色！”

他们就在我面前大争了起来。好像谁都非常懂，谁都有一双干探眼。我们这时代，好像谁都有一双窥视财富的干探眼。可是谁又不能探得绝对明白，谁也不能说服谁。反正是有钱。有钱得不明不白更显得有钱！他有钱得不明不白，就好像我丢工作不明不白一样。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已经好久没见到她了。

“他妈的她居然抛弃你！结婚也不跟你商量，”一个说。我倒是没想到她结婚要跟我商量。“还不如我那个她！”

他那个她？她，就是班花。原来他跟班花还有一腿？大家也就跟着大讲了起来，自己跟哪各女生曾经看过一场电影，自己跟哪个女生曾搂搂抱抱过，自己跟哪个女同学曾海誓山盟要一起自杀……原来他们都有浪漫经历！我就失落了起来。其实我跟她并没什么事，不过是橡皮擦，可现在我忽然觉得我们间曾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情仇，我被她抛弃了。我真想去找她，扇她耳光，问她是不是嫌我没本事没“凌志”了？可我越想问她，却越不愿

去。

“‘凌志’也有去。”大家说。

他也去？我就更不去了。

“哎呀你这鸟人怎还这么窝囊！我们都替你抱不平呢！去，我们替你开涮开涮那‘凌志’！”

他们也嫉妒他？有摩托嫉妒有小车的。可是我还是不去。

“你小子，该不是怕他‘凌志’了吧？”大家说。

“我怕什么呀？笑话！笑……”我辩，“我他妈……”唉！我他妈怕什么呀？事业没一点，爱情没一撇，饭都没吃了，我他妈的还怕被“凌志”轧死？去就去！

二

我没料到她变得这么漂亮。女孩子他妈的总是说漂亮就漂亮。她漂亮得像一盏彩灯。彩灯吊在我眼皮上，叫我睁眼不是，不睁眼也不是。她背后就是那辆“凌志”，大得像座山。他就倚山而立。可他不幸非常矮。再有钱也改不了他的矮。他他妈的矮矮的铿铿掂着车钥匙，好像耍弹子球。“这么矮，妈的能开车？离合器都他妈的踩不着！”“怎么不能开？下面垫呗，雷锋都是这样的……”大家恶毒大笑起来。

可对方向好像全没听见。她还举起手臂（那又长又白的双臂）招大家来照相，他妈的好像班长一样。大家全都不照。不但不照，还反要他们照，把他们两个推在一起，要他们挎肩、搂腰，还要脸贴一起，说不然就不够亲热了。

“这你们可就知道了，”不料他却说，“床上亲热的，外面

就不要亲热，床上不亲热的，外面才亲热呢。”

倒把大家噎得对不上来。她就顿着脚去追他。他就逃。大家眼睛巴哒巴哒反而看都不敢看了。什么叫大款？这就叫大款！什么都不在乎。一会儿大家就又不甘心起来了。喝酒，就又要去灌他。可他们谁也不上去，偏来推我上。我不干。他们就联合把我拱出去。我拼命抗拒。不料他却自己端了酒杯过来了。

“哎哎，不要欺负老实人嘛！”他说。

“他老实人？”大家叫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朝大家瞪眼。可他们不管，还在笑。我忽然害怕他听明白了。我这才后悔自己不该来。大家都可以来，就我不该来，我一来，就丢进了陷阱。可不料他却也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他笑得像只青蛙，胖乎乎手臂屈在胸前，好像在摸胸脯。我才轻松下来。

“这世界就是老实人最会偷油吃！”可大家还在说。

“他偷油吃？”他说，戳着我。他那样子好像秉公无私的黑脸包公。大家就又大笑。他忽然不笑了，给我斟酒。满满斟上一杯酒。“偷不偷，我有办法检验。”他说，一举自己的杯，先喝下去，杯底对着我。大家就起哄要我喝。我没法，只好喝了。喝干！喝干！他们又叫。我就喝干。

“好！”他说，“喝酒偷的人平时偷，喝酒不偷的人，平时也不偷！他不偷！”

大家哗啦大笑起来。我倒有些感激起他来了。他一点也不笑。他新开一瓶酒，居然在我旁边坐了下来。“来，咱们喝！”他说。就跟我喝，不管大家吵吵嚷嚷。他甚至把她也凉在了一边。她无聊地啃着小碟里的葵花籽。她不知什么时候脸已经绷得绷布一样紧了。突然，她站起，冲了过来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杯。“你喝醉了，怎么开车回去！”她说。

“怕什么？”他应，“大不了撞死在电线杆上！”

他的回答让大家喝彩起来。这是真的喝彩。我瞧见她脸一阵



红一阵白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“你死了谁心疼，我心疼车！”她说。

“车？”他又应，“还不就是几十万元？零头！”

哇！大家叫，“真有钱哇！”

“你他妈哪来这么多钱？”一个忽然问。

“偷的，抢的。”他说。

大家一愣。大家简直没料到他会这么说，豁地笑了。

“你走到大街上去，看到人家身上钱包没有？一伸手，就是你的了。你看到满店铺的珠宝没有？你拿一把刀，一个编织袋，冲进去，往袋子里统统一装，就全是你的了。”他又说。

大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三

假如他当时一本正经谈起生意经，一定会被大家掐死。他这么说，倒让大家有点喜欢上他来了。我也有点喜欢上了他。后来我还让他用“凌志”把我送回了家。可我没料到，三天后他居然自己跑到我家来了。还是开着“凌志”，仍然铿铿掂着车钥匙，引来好多人围观，探头探脑。他却大大翘翘一屁股坐在我家地板上。我家破破烂烂，平行四边形外加辅助线，地板翘起来会打屁股，他却坐在这样地板上。他说，要跟我喝酒。

我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跟我喝酒。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瓶“人头马”，又掏出了下酒菜，鸭腿鸭翅膀、鱿鱼丝，还有一包沾汁。他开着“凌志”，居然把下酒菜连同沾汁揣在衣袋里，叫人觉得滑稽可笑。我们就笑着喝了起来。

“我是偷跑出来的，”喝着，他突然说，“险些跑不成了。”他还鬼头鬼脑瞅了瞅门缝。我家的门尽是缝，门缝闪着贼光。我这才发现，少了一个她。没有了她就好像少了什么，一谈起她，我就觉得我们共同拥有了什么，我的思念有了寄托。

“整天管着你，唠唠叨叨，又是喝酒不好呀，酒精中毒呀，又是肝硬化呀……”

他又说。看来她挺贤惠的。在中学时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她会贤惠？女人总是女人，到头来自动会贤惠，就好像生了孩子自动就会有奶一样。

“她这人就是这样。”我说。连我自己都不可思议，我居然这么说，好像我早就领教过了她的贤惠一样。

“烦死啦！”他却说。

我悲伤起来。她的贤惠到头来不是对着我，而是对着别人。我站了起来。“当然喽，你好啊，人家爱你嘛！”我酸酸说。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他说，“你知道，她要我时，总是胳膊从我的腋下穿过来，反扳住我的肩，像板夹一样。”

我一跳。我呵呵笑了起来。他在我面前这样糟贱她，我更感到从来没有的满足。“谁叫你有钱啊！”我说。

“有钱个屁！偷的，抢的。”

他说。又来了！我哈哈一笑。

“真的！”可他说，“你不相信？”他居然说了下去：“不过，干这行，说没窍门也没窍门，说有嘛，窍门也大着呢！就说采点，干这行当最关键的是采点，采对了，成功一半，采不对，你只能对他哭！”

他还真能吹！这就是他找我喝酒的原因吧？有人喜欢吹，不吹就要死，喜欢把自己聪明建立在别人愚笨之上，喜欢看人一惊一乍。可我忽然发觉他也并不在意我的表情。他只顾自己说下去。他的神情居然一本正经。“那些老头老太太，一般没什么猫

腻；那些家庭妇女模样的，也不会有什么大猫腻，她们身上只有买菜的钱；那些小女孩家嘛，只有鱼腥，碰了她们，弄不好，还得被抓进去，还不如偷个家庭妇女钱包去嫖划得来……”

我哧地笑起来。看来他对这还真有点研究。

“最有猫腻的就是银行。”他说。

我吓了一跳。“银行？可是戒备森严呢！”

他轻蔑地戳戳我。“这你就不懂了！‘严’，正是因为它‘虚’！你别看连柜台都钢化玻璃封得严严的，取钱都要拿手指头抠，可总有出头的时候。一个小铁匣子，里面全是钞票，压得实实在在的，压缩饼干一样……喂！”

他突然拍了我一下。我猛地一醒，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发了痴。我慌忙掩饰，戳着他叫了起来：“你抢银行！你抢银行！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！”

他霍地站了起来，蹿到门口，神情慌张。他警惕地听着门外动静。我这觉出自己过火了。他好像被逼到绝路的罪犯，酒瓶捏在他手上，好像要被捏碎了。

“你，要告发？”他说。

“告发？”我慌忙辩，“我为什么要告发？哈！哈……又不是抢我家！我家有什么好抢的？我告发，他妈的我能得多少赏金？”我语无伦次地辩解了起来。我竭力把自己说得卑劣，越卑劣，越心安。我简直要向他剖开我的心。我甚至想作贱自己对他喊：“我算什么？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她会爱你她会爱我吗……”

他终于重新坐了下来。

“过两天，又要有个行动。”沉默了许久，他又说。

四

我忽然对这事好奇起来。我变得关心起新闻来了。我本来从不看新闻节目，本市的更不看。新闻全他妈的假，越是近，越显得假。可我忽然变得关心起新闻来了，一听电视上本市新闻节目的片头曲，就会跳起来。可我又不敢在家里看，我甚至不敢在熟悉地方看。我跑得远远的，到离我家几条街的一家小卖店，那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店前总是围满了民工。我就躲在他们中间偷偷看。

我希望看到抢银行案件报道。

可是没有。一连几天都没有。

我这才发觉自己可笑了，居然相信了他这样人的话。我简直愚蠢得可以！这样的人，他妈的！

可一星期后，他妈的他又来了。仍然开着“凌志”，仍然铿铿掂着车钥匙。而且还带上了她。一见她，我就更觉屈辱起来。我忽然觉得他就是带她来看我的愚蠢的。他们一定在一起笑过我了。我对他们的笑容充满了警惕。

可是她却沒有笑容。她阴着脸问我，他那天是不是跟我一起谈生意了？

什么？谈生意！我叫。突然瞧见他在朝我使眼色，打暗号。“是。”我答。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答，要跟他合着撒谎，好像那暗号太诡秘，有非常强的磁力，我从没遇到过。

他就咯咯笑了起来，像被磕了胳肢窝一样。

“你也骗我！”她说，“你们，狼狈为奸！”

我忽然也笑了起来。

“谈生意也不行！”她要赖地叫了起来，“反正不许离开我！”

“不做生意，怎么赚钱？”他说，忽然理直气壮起来。他说“做生意”，让我想起他说的“偷”和“抢”，我更笑了。可他却已经不笑了。他很认真起来。他居然认真了起来，让我吃惊。“没有钱，你吃什么？穿什么？还有什么屁车开？还结什么屁婚！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好像受了极大刺激，好像就要发疯。我忽然伸手去抚摸他的背，调解了起来。我还居然当起了调解人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可他被我抚摸，却好像被我怂恿了，越加要泼了。“你们女的懂什么？就知道吃、穿、花！我也最好这样，当个女的，天天让人陪，什么也不要管！谁叫我是男的？谁叫我是男的！”

他噤噤就往外走。我猛地心头一紧，跟了出去。我觉得他是要去死，他要去自杀！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要去自杀。我赶上他，抓住他的胳膊。他挣脱着。我死死抓着。好像我们不是情敌，而是难兄难弟！活着这么难！“总是这样！总是这样！”他诉苦说。我理解地点着头。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总是亏，谁叫我们是男的呢！”我突然说。好像要去自杀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我。

“你不知道，上星期一笔大生意，就是被她岔掉了！”他突然说。

我一跳。难道就是他所说的抢银行的“生意”？

“真的？”我叫。她出来了。我瞪着她，简直有点怒不可遏。好像她岔掉的不只是他的生意，也有我的生意。车发动时，我忽然从车窗探进头去。“那生意……现在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他一抬头。“只能下星期再……”

我眼尾瞥见她莫名其妙地瞅着我。我稳稳收出头来，没理睬她。

“小心点！”我捏了捏他的肩膀。

五

果然，有了抢银行案件——一家储蓄所，通向柜台内的铁门大开，摄像机镜头猛撞进去，里面一片狼藉。操他妈好大胆！椅子倒翻在地，几条粗砺的蹭痕自内而外，拖出来，地上丢着几张纸……大家全睁大眼睛，看着。那家小卖店前黑压压挤满了人，鸦雀无声。

资料

【播音员】……建设银行桥西分行增强防范意识，加强安全管理，取得了显著成效……

我简直不能相信！我马上跑到那家储蓄所。那储蓄所正常营业着，柜台内，营业员面色平静。没有人。地上一张纸片也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可干净得叫人不自然，白得像刚粉刷的墙，分明是刚用扫帚扫过的，可见这之前发生了什么！我明白了。新闻总他妈的报喜不报灾，新闻上夸的，说明这事现实中非常少；新闻上批评的，说明这事多成灾了。现在新闻又巧妙地将坏事变成好事，将洪灾变成抗洪救灾，将银行被抢变成加强安全措施……我笑了起来。当然要这么说，不然拿那么多关注的眼睛怎么办？人们偏他妈的特别关注这类事件。他们会怎么想？那些聚在小卖店前的眼睛，那眼睛后面的脑子会怎么想？他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拍着腿上的蚊子，他们撑着疲乏的身体，来看，来看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！操他妈好大胆！他们看到大把钞票被搜出、被

缴获的镜头，总要发出一阵惊叹。他们惊叹什么？他们被刺激了！他们骂。他们骂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得到。人们骂偷，骂抢，骂贪枉枉法，骂腐败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偷、抢，不能贪枉枉法，不能腐败。大家都在恨，大家都在想，大家都在内模仿！

▲ 我再见到他时，他果然不一样了，已经不再是“凌志”，而是“奔驰”了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换成“奔驰”？好像没“奔驰”就不能做他的“生意”似的。到手的钱买什么不好？我有点替他吝啬。他邀我上车，他说要带去我飞车。我还没反对，或者说我反对不出来，他就一踩油门，飞了起来。“奔驰”可真奔驰！我赶忙抓紧车窗框，我觉得是抓着自己虚弱的命。我从来胆小，害怕飞，从没想过飞。中学时有一次班会，大家谈理想，《我的理想》，大家这个说要当球星、影星、歌星，那个说要当企业家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思想大飞，像喷汽式飞机，放个屁就飞。轮到我了，我一个屁也放不出来。全班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她也笑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那一次她看不起我了，我是个飞不起来的笨鸭。这是一个最不要笨的时代，嘴皮不破只管吹，飞机不掉只管飞。所以大家都在吹所以大家都在飞这就是飞速发展这就是腾飞！他飞，还轻松哼着曲子。我一飞，才他妈的发现飞的感觉其实就是感觉不到自己在飞。好车跟差车的区别就在飞得起来飞不起来。好男人和笨男人就是看你能不能带她飞！我明白了，可惜太迟了。

“她好了吧？”我忽然问他。

“好了！有‘奔驰’当然好了。”他答。

“你带她飞，她怕不怕？”

“怕？那就……让她胳膊从我腋下穿过去，夹住，像板夹一样。”

他嘿嘿笑了起来。我也嘿嘿笑了起来。我们一起大笑了起

来。

“下次行动什么时候？”分手时，我突然问他。

“什么？”他说。

“你他妈别跟我装死！”我骂，捶了他一下。

他嘻嘻笑了起来。“要国庆了吧？”

“国庆？”我几乎叫了起来，“今年 50 大庆，可有阅兵！”

“是呀，又怎么了？”

“到处都在警戒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我还知道东长安工商行那地方最戒备森严。”他说，笑了一笑。

去偷、去抢

六

我直奔东长安，工商行。

那里非常挤，人挤人。进银行的都是有钱的人，或是存，或是取，一叠叠钞票哗啦啦在他们手上点呀。我才记起这是发过节费的时候。我要是有工作，也会有过节费发，也可以进银行，钞票，哗啦啦……我瞧见一个高高瘦瘦男的哗啦啦点着钞票。他把钞票放进了手提包里，出去了。我忽然发现一个矮矮胖胖的家伙也随即跟了出去。他是谁？我认识。我想朝他笑。可他好像没瞧见。他跟了出去。那高高瘦瘦的骑上了一辆摩托车。他就也发动汽车，“奔驰”。不，不是“奔驰”，也是摩托，“本田 250”！他是准备好了用摩托的，他早准备了一辆大排量摩托，尾随而去。然后，到了僻静处，一撞，然后就，抢！不，他没有下来抢。他不用自己下来抢。他有同伙。那同伙跳下，就抢，然后，飞车而